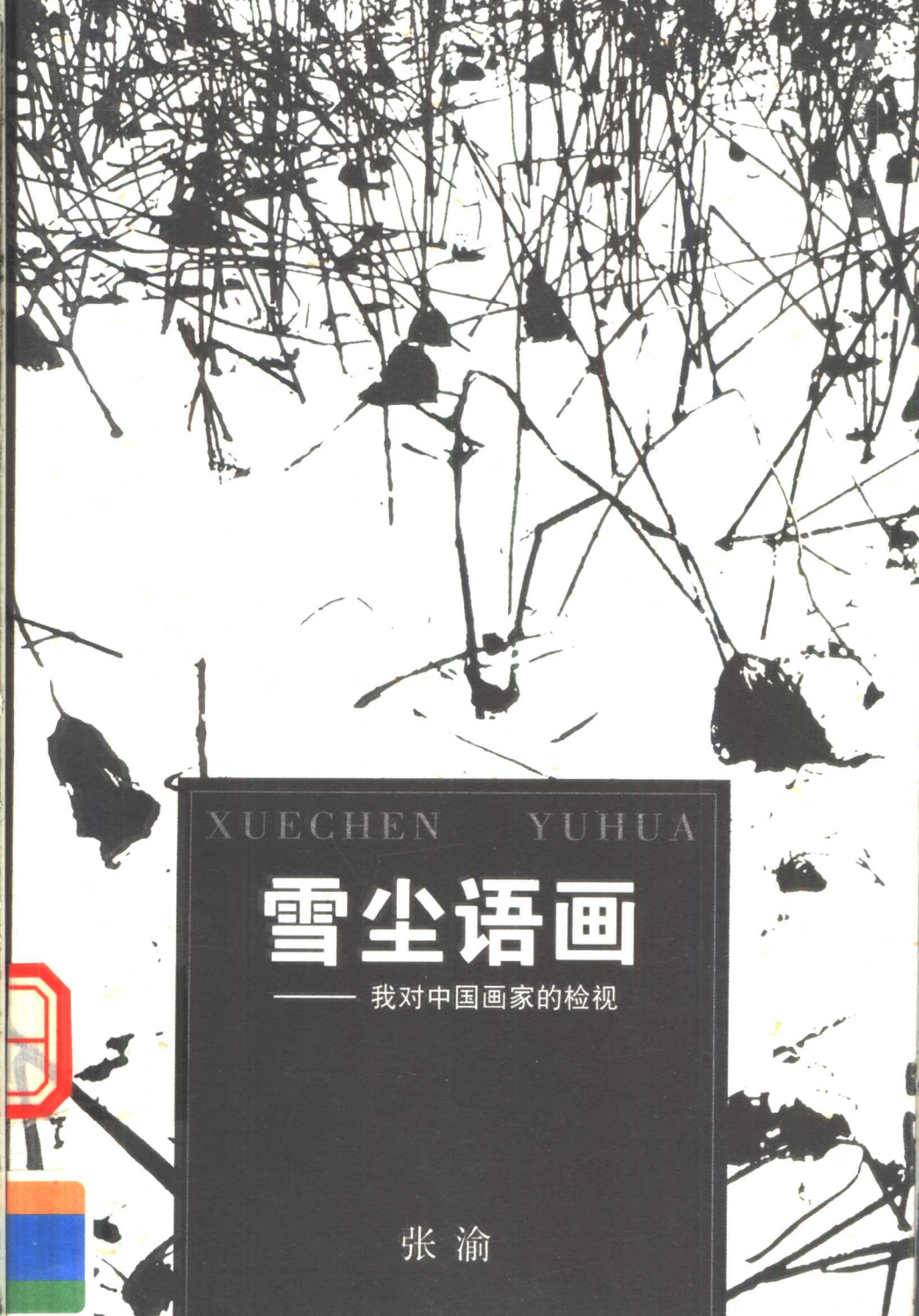




XUECHEN YUHUA

雪尘语画

—— 我对中国画家的检视

张 渝

雪尘语画

——我对中国画家的检视

张渝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尘语画：我对中国画家的检视/张渝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I. 雪... II. 张... III. 画家—评论—中国—现代
IV. J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5824 号

雪尘语画——我对中国画家的检视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 4 片)

张渝著

责任编辑：萧沛苍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字数：16 万 印张：7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ISBN7 - 5356 - 1756 - 5/J·1645

定价：25.50 元

序（一）

味

周 实

虽然不曾见过面，却总觉得张渝兄是个很有味的人。

很有味的人并不等于他就像相声演员那个样，开口即会逗人笑。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世上，并非只有相声演员才让人觉得有味的。

人世上，味很多，酸甜苦辣都是味，还有很多，也有味，就看你如何品味了，就看你能否回味了。

张渝在我的心目中，是那种除了酸甜苦辣，还给人留有余味的人。

我这样说张渝，好像是很懂得他了，其实，不然。正因为不然，所以也就还能感到他的那一点点余味。

什么余味呢？心里似乎很有数，要说却又说不出。也许就因为说不出，也就愈加觉得有味。

我觉得很有味，并不等于各色人等都会觉得很有味。这点，我还是明白的，用我们长沙话来说，那就是我还是懂味的。于是，我将张渝的文章，也就是《雪尘语画》系列，转呈萧沛苍兄一阅，恰好萧兄也觉得有味，并且有意将其出版，这就更是有味了。

到底有味还是无味，不是我能说了算的，萧兄说了也不算，好在书已出来了，大家都可以来品了。

序（二）

堅持成風景

周彥敏

中文系出身的张渝君，竟折腾起美术评论来了，而且还出了书，如果不是认识他，一定也会觉得奇怪。

知道张渝君与美术有缘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学校里经常搞各种展览。有一次，我在校图书馆一楼的一个美术书法作品展上，赫然看见了张渝的名字。他画的是一幅写意画，寥寥数笔，勾勒了一个欲去人的背影。只见那人长袍曳地，偏过头来，目光睥睨，半个脸上呈现出一股凛然不群的神色。

那时候朦胧诗正在大行其道，这幅画的意境立刻就入了眼。再读那上面的题字，我简直吓了一跳。

上面写的是：

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

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

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因了这题词，我不仅肃然起敬，而且顿时觉得张渝满脱俗的，深刻得一点儿也不像平时的他。

将这种钦佩说与张渝，他谦笑，说，那话可不是我说的，是鲁迅

先生说的。

我说，可你能画出来，我就觉得你很深刻，像潭一样。后面这一句是我信口说出的，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张渝听后立即说道：那潭是浑的，看起来深，实际上却很浅。

他这个人看起来随和，实际上却有一身的反骨，那幅画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那一届学生，有奔放张扬的时刻，也有沉郁凝咽的日子。

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天气骤变，即时来到的命运之秋让很多人从此在生活里沉浮，从文学中沉沦。

张渝算是当年的幸运儿，他毕业以后直接去了海关。

那份工作，在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时，曾经让很多人眼热。

但那毕竟是一个距离文化很远的单位。

也许，正是这种距离成就了张渝。文化的边缘地带让他拥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从这里凝望文化的目光中摒弃了世俗人情，审视的眼神具有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客观与从容坦荡。

当年那些才华横溢的同学如今经过生活的磨练，大都已不知花落何处了，张渝却能在一个边缘地带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如果不是由于热爱与执著，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的。

同学间议论起来，有人说，当初对张渝的文章还有些不以为然，现在真不敢小觑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一个批评家终于在我们不经意间诞生了。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十年磨一剑，坚持成就风景的道理，再一次有了活生生的例子。

看张渝的美术评论，对他所持的观点我无可置喙，他评说的世界超出了我熟稔的领域。但我十分惊羡于他的纵横捭阖、词采沛然。通过他的文字我真切地感受到经过10年的积淀和勤奋耕耘，张渝君已开

始显露大家气象。

成功只厚爱那些有准备的人。张渝嗜书，天天手不离卷，这一点就连他刚刚4岁的女公子都习以为常。人要问，妞妞，爸爸呢？她会头也不抬地继续边玩她的玩具边随口答道：看书呢！他买那么多书，不看干啥！

照此看来，张渝将来的成就当未可限量。

作为同学，张渝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诚恳周到的为人。

当年，他母亲意外亡故，同学们都去慰问。事后，张渝竟从家里带回来一些土特产品送给大家以示感谢。那时他“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品格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张渝工作以后结识了一位女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分手了。分手的那天晚上，只因女孩冒句不想活了的话，他就一直偷偷地跟在人家后面，远远地陪着，直到人家上楼回家以后才离开。感情已经不再了，可是依然要看到她平安才安心。张渝这样说。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张渝可以算一个君子。

再一次体会张渝的周到是毕业10年之后。三天同学聚会结束了，大家都要离开母校，重新跌进既有的生活轨道之中去了。张渝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他和几个同学把每一个要离开的人送到火车站。在离别的车站，在一群行色匆匆的旅人之中，当被送的人问，张渝，你想对我说点什么吗？张渝答道，我什么也不想说，只想陪着你默默地走。这句话让我感佩不已。

执著于理想，又能够诚恳待人，时时为他人着想，这就是我认识的张渝。

陪着你默默地走。

张渝君，借用你的这句话，来表达同学们对你的期待。虽然大家天各一方，可是我们依然会关注你，陪着你，走向人生新天地。

目录

雪尘语画

001

第一辑

陈丹青

何多苓

罗中立

程丛林

艾轩

张大千

潘天寿

徐悲鸿

黄宾虹

傅抱石

刘文西

吴冠中

石鲁

赵望云

雪尘语画

021

第二辑

齐白石

刘海粟

李可染

周思聪

李伯安

王愍山

翟荣强

林风眠
何海霞
贾又福
刘国辉

雪 尘 语 画

039

第三辑

黄永玉
吴作人
宋雨桂
崔子范
陈子庄
靳尚谊
王炎林
黄胄
杨之光
陈逸飞
朱屺瞻
李苦禅
吴湖帆

雪 尘 语 画

060

第四辑

陈绶祥
朱新建
王孟奇
徐乐乐
李老十
王和平
田黎明

边平山

常进

江宏伟

方骏

刘二刚

王镛

陈平

霍春阳

雪尘语画

083

第五辑

关山月

张竹

叶浅予

蒋兆和

丰子恺

黎雄才

陈之佛

韩天衡

方增先

陆俨少

张大壮

郭味蕖

雪尘语画

102

第六辑

溥心畬

唐云

程十发

赖少其

王雪涛
钱松岩
亚明
唐勇力
李世南
刘奎龄
刘继卣
宋文治
关良、马得与韩羽
董寿平
袁运生

雪 尘 语 画

122

第七辑

方立钧
毛焰
邓箭今
岳敏君
刘小东
喻红
钟飙
忻海洲
曾浩
刘大鸿
景柯文
赵半狄
杨少斌
石冲
张大力、张培力
何森

曾梵志
俸振杰

雪 尘 语 画

148

第八辑

李路明
王广义
尚扬
杨飞云
王沂东
朝戈
李山
石果
杨劲松
李孝萱
阎秉会
张羽
周春芽
张晓刚

雪 尘 语 画

168

第九辑

贺天健
林壖
史国良
韩书力
范扬
韩庆生
吴山明
董欣宾

宫立龙
康师尧
方济众
李梓盛
汤文选
段正渠

雪尘语画

188

第十辑

张立柱
张振学
崔振宽
江文湛
张之光
邢庆仁
王有政
郭全忠
苗重安
陈国勇
晁海
罗平安

雪 尘 语 画

张 渝

雪 尘 语 画

第一辑

雪 尘 语 画

001

雪尘语画

——我对中国画家的检视——
张渝

雪尘不是什么世外高人，也非职业批评家，它只是我的笔名——一个生在重庆，便被父母取名为“渝”的凡夫俗子的听起来还算雅致的称呼。字典上说，“雪”有去掉之意，如“雪耻”。由于身在俗世，且又俗气日盛，自然有了去掉俗尘的心愿。其实，这只是字面之意，究其本质来说，我更爱雪尘二字合成一体的诗意——一阵轻风，凉而洁的雪便如尘卷地，嗖地一声送来凉意。然而，这凉意究竟送给谁、送向哪里？

某一日，在《书屋》读“庄周”的《齐人物论》，顿觉通身凉爽。不久，《书屋》的周实先生来信说：“你能像‘庄周’那样放开笔写画坛人物吗？”或许是周身凉得太久了，瞧着别人阳光下面晒暖暖便觉心里不舒服，于是想也没想地就应承下来了。一路写来，也尽量装模作样地学着庄周的“举重若轻”，但是不举不知道，“庄周”者何许人也，人家那功力岂是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所能比的？所以，无论如何装样，也难逃狗尾之名、牛喘之状。

不过，即便如此，好心的朋友也依旧不领情。他们不无关爱地说“小子，你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是啊，以我之无名之辈，却要江湖老大般地指名道姓，当然不会有好了。然而，我作为鸡蛋的意义在

于：即便粉身碎骨，也要用自己已成碎片乃汤汪的躯体给那坚硬的石头涂上一团乌糟，以示自我的抗争。更何况，我还不完全是鸡蛋，而是雪，能够在风中尘一般卷地而起的雪。朋友见我这等决绝，也就无可奈何地说：唉，那就雪中开语吧。于是，有了这篇胡言乱语。

需要说明的是，我之言说顺序既不以人物名气，也不以其出生年月为据，它只是我的一种写作顺序。好在这一顺序既说明了我的散漫，也表明了态度——不为画坛人物排座次。故此，谁先谁后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陈丹青

当代画家中，陈丹青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以西藏为题材的。但是，真正借助西藏题材而登上艺术顶峰的似乎也只有陈丹青一人。以致于整整20个年头了，人们还是无法忘却他的《西藏组画》，当然，还有《泪水洒满丰收田》等。然而，抵达顶峰之后，陈丹青去了美国，在我们无法忘记他的20年里，他却一直生活在幻想中，关于越战、“六四”等历史事件，他都试图寻求一种艺术的答案，却没有答案。时至今日，我们终于遗憾地发现，这位最具大师资质的艺术天才居然没有在美国创作出可以让我们回味再三的类似于《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不过，美国毕竟开阔了他的眼界。在异乡漂流了近20年后，丹青回国了。与此同时，他以另一方式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写作。无论是15万字的《纽约琐记》，还是他在《收获》、《艺术世界》、《今日先锋》、央视《美术星空》等媒体的频频亮相，甚至他与王安忆、吴亮等人的对话，都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画家的陈丹青正在死去，作为艺评家的陈丹青已然诞生。这一死一生使我想起到一句话：你要寻找天堂吗？请到纽约；你要寻找地狱吗？请到纽约。

当然，目前的陈丹青也不是不画画。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画着《八大山人画集》、《王羲之法书》之类的印刷品，画得惟妙惟肖。这里是否有着行为艺术的味道，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那便是激情的末路——缴枪不杀。对此，一位评论家心平气和地评论着陈丹青当下那些颇有炫技意味却又毫无想象力的作品——一位职业艺术家的手淫。



■ 陈丹青《八大山人双重奏》

何多苓

1988年的何多苓已至不惑之龄，但其在四川阿坝唐克的一座小木屋前的留影却让我更多地想起齐秦的扮相。事实上，他此前的画风、他对绘画的理解与追求也都使我想起齐秦的那首《北方的狼》。无论是《春风已经苏醒》（1980），还是《老墙》（1982），伴随着小女孩羞涩的不是阿猫就是阿狗，但那种内在的忧伤与孤独却是谁也排解不掉的。于是，在《蓝鸟》（1985）、《乌鸦是美丽的》（1988）等作品中，长大了的“小女孩”又有了希望的鸟儿，但依旧忧伤不改，甚至更加孤独——与其息息相关的鸟儿又将飞向何方？

何多苓的画，无疑有着美国画家怀斯的影子，对此，画家本人也坦然招认。但他说，《春风已经苏醒》只是其艺术的出发点，而且，他笃信绘画就是宗教。故此，在创新迭出的20世纪80年代，他以略显守旧的姿态守护着自己执著的艺术理念，有着一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

这自信是否缘于女人——画家的妻子？翟永明，这个诗坛上绝对是“大姐大”级的才女，以其超凡的才情、绝佳的姿色曾经让多少文学才子们心里流口水啊。然而，何多苓却轻而易举得了。那幅以永明为模特儿的《小翟》也的确是幅杰作，只是深浸于画面之中的忧伤、冷漠以及神经质是否已经预示了一段美丽的情缘将在难以言说的悲伤中了结？现在，他们已经分手。分手之后的翟永明仍有诗歌，但何多苓却没让我们看到他更多的画，或许，离得太远了。